



晦菴文鈔卷之四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吳訥選編

文林郎巡按陝西四川道監察御史 穎川張光祖會集

通議大夫 按察司使清平李珣

大中大夫 布政司右參政廣陽陳儒校正

士不記

高士軒記

同安主簿解皆老屋支拄殆不可居獨西北隅
一軒為亢爽可喜意前人為之以待夫治簿書

之暇日而燕休焉然視其所以名則若有不屑
居之之意予以為君子當無入而不自得名此
非是因更以為高士軒而客或難子曰漢世高
士不為主簿者實御史屬漢官御史府典制度
文章大夫位上卿亞丞相主其簿書者名秩亦
不卑矣彼猶以為浼已而不顧焉故足以為高
也今子僕僕焉在塵埃之中左右朱墨蒙犯箠
楚以主縣簿於此而以高士名其居不亦戾乎
子曰固也是其言也豈不亦曰士安得獨自高

其不遭則可亡不為已乎予於其言蓋嘗竊有
感焉然亦未嘗不病其言之未盡也蓋謂士之
不遭可無不為若古之乘田委吏抱關擊柝者
焉可也謂士不能獨自高則若彼者乃亦未睹
夫高也夫士誠非有意於自高然其所以超然
獨立乎萬物之表者亦豈有待於外而後高耶
知此則知主縣簿者雖甚卑果不足以害其高
而此軒雖陋高士者亦或有時而來也顧予不
足以當之其有待於後之君子云爾客唯唯而

退因書之壁以為記

泉州同安縣學官書後記

紹興二十有五年春正月熹以檄書白事大都督府廷中已事而言於連帥方公曰熹為吏同安得兼治其學事學有師生誦說而經籍弗具學者四來無所業於其間願得撫府所有書以歸使學者得肄習焉公幸哀其愚不以為不可即日減省少府用度金錢屬工官撫以予縣凡九百八十五卷熹與諸生既受賜則相與群議

所以歛藏守視出內涼暴之禁戒以復于公報皆施行如章熹竊惟公之舉是賜也蓋將以幸教此縣之人而非私於熹之請熹乃幸得以菲薄奉承懼不能稱且無以垂示久遠故敢具刻公所出教而并叙其指意如此揭之以示縣之父兄子弟與學官弟子之有秩於典領者使承公志永永不怠此熹之職守也

射圃記

同安縣西北門射圃者監鹽稅曹侯沆所為也

紹興二十五年夏縣有警令丞以下部吏士分
城以守而曹侯與子備西北異時寇至常陷西
北然則曹侯與子所守者盜衝也侯一日與子
登城四望慷慨相語曰是不能守吾屬死無處
所不可不勉則分背去行所部循勉慰飭喻意
吏士皆感奮為用侯又曰兵家有之曲道險
阨則劔楯利仰高臨下則弓矢便是則射者固
嬰城之具而其為技必習之於無事之時然後
緩急可賴而用也今蜂蟻之屯雖未能傳吾城

而陳而吾之士固將殉我以死亡我其可以不
素教而用之哉於是相與相城之隅得隙地斥
以為射圃袤六十步三分其袤而廣得一焉屬
其徒日射其間其後盜雖已潰去圃因不廢間
往射如初侯謂予是圃之作吾二人力也衆人
不能見將然其以吾二人者為無事而勤民矣
盍記其意以視後予曰諾哉曹侯字德廣武惠
王諸孫世將習兵喜文詞通吏事蓋慨然有志
於功名者而予新安朱熹仲晦也時為主簿於

此是為記云

蘇丞相祠記

熹少從先生長者遊聞其道故相蘇公之為人以為博洽古今通知典故偉然君子長者也熙寧中掌外制時王丞相用事嘗欲有所引拔公以其人不可用且非故事封上之用此罷歸不自悔守益堅當世高其節與李才元宋次道並稱三舍人云後得毘陵鄒公所撰公行狀又知公始終大節蓋章章如是以是心每慕其為人

屬來為吏同安同安公邑里也以公所為問縣人雖其族家子不能言而泉人往往反喜道曾宣靖蔡新州呂太尉事以為盛予不能識其何說也然嘗伏思之士患不學耳而世之學者或有所怵於外則眩而失其守如公學至矣又能守之終其身壹不變此士君子之所難而學者所宜師也因為之立祠於學歲時與學官弟子拜祠焉而記其意如此以視邑人云

畏壘菴記

紹興二十六年之秋予吏同安適三年矣吏部所使代予者不至而解署日以隳敝不可居方以因葺之宜為請於縣會予奉檄走旁郡因得并載其老幼身送之東歸涉春而反則門廡列舍已摧壓而不可入矣於是假縣人陳氏之館居焉自縣西北折行數百步入委巷中垣屋庠下無鉅麗之觀然其中粗完潔有堂可以接賓友有室可以備棲息誦書史而佳花異卉蔓藥盆荷之屬又皆列蒔於庭下亦足以娛玩耳目

而自適其意焉予獨處其間稍捐外事命友生之嗜學者與居其下拚除井竈之役願留者亦無幾人若常時車馬之客與胥吏之有事於官府者則無所為而來矣客或謂予所以處此者庶乎庚桑子之居畏壘也因名予居曰畏壘之菴自是閉門終日翛然如在深谷之中不自知身之繫官於此既歲滿而不能去也如是又累月代予者卒不至法當自免歸而陳氏謁予記其事曰使後之人知夫子之嘗居于是也予惟

庚桑子蓋莊周列禦寇所謂有道者子之學既
不足以知之而太史公記又謂凡周所稱畏壘
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言無事實然則亡是公非
有先生之倫也此皆不可考獨周之書辭指經
竒有可觀者子是以竊取其號而不辭遂書以
畀陳氏陳氏世為醫請予記者名良傑為人謹
篤周慎能通其家學云○拚音奮
掃也

南嶽遊山後記

南嶽唱酬訖于庚辰敬夫既序其所以然者而

藏之矣癸未發勝業伯崇亦別其群從昆弟而
來始聞水簾之勝將往一觀以雨不果而趙醇
叟胡廣仲伯逢季立甘可大來錢雲峰寺酒五
行劇論所疑而別丙戌至楮州熹伯崇擇之取
道東歸而敬夫自此西還長沙矣自癸未至丙
戌凡四日自嶽宮至楮州凡百有八十里其間
山川林野風煙景物視向來所見無非詩者而
前日既有約矣然亦念夫別日之迫而前日所
講蓋有既開其端而未竟者方且相與思繹討

論以畢其說則其於詩固有所不暇者焉丙戌
之暮熹諭於衆曰詩之作本非有不善也而善
人之所以深懲而痛絕之者懼其流而生患耳
初亦豈有咎於詩哉然而今遠別之期近在朝
夕非言則無以寫難喻之懷然則前日一時矯
枉過甚之約今亦可以罷矣皆應曰諾旣而敬
夫以詩贈吾三人亦各答賦以見意熹則又進
而言曰前日之約以過矣然其戒懼警省之意
則不可忘也何則詩本言志則宜其宣暢湮鬱

優柔平中而其流乃幾至於喪志群居有輔仁
之益則宜其義精理得動中倫慮而猶或不免
於流况乎離群索居之後事物之變無窮幾微
之間毫忽之際其可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者
又將何以禦之哉故前日戒懼警省之意雖曰
小過然亦所當過也由是而擴充之度幾乎其
寡過矣敬夫曰子之言善其遂書之以詔毋怠
於是盡錄贈處諸詩于篇而記其說如此自今
暇日時出而觀焉其亦足以當盤盂几杖之戒

也夫

建寧府崇安縣五夫社倉記

乾道戊子春夏之交建人大饑予居崇安之開
耀鄉知縣事諸葛侯廷瑞以書來屬予及其鄉
之耆艾左朝奉郎劉侯如愚曰民饑矣盍為勸
豪民發藏粟下其直以振之劉侯與予奉書從
事里人方幸以不饑俄而盜發浦城距境不二
十里人情大震藏粟亦且竭劉侯與予憂之不
知所出則以書請于縣于府時敷文閣待制信

安徐公嘉知府事即日命有司以船粟六百斛
泝溪以來劉侯與予率鄉人行四十里受之黃
亭步下歸籍民口大小仰食者若干人以率受
粟民得遂無饑亂以死無不悅喜歡呼聲動旁
邑於是浦城之盜無復隨和而束手就禽矣及
秋徐公奉祠以去而直敷文閣東陽王公淮繼
之是冬有年民願以粟償官貯里中民家將輦
載以歸有司而王公曰歲有凶穰不可前料後
或艱食得無復有前日之勞其留里中而上其

籍於府劉侯與予既奉教及明年夏又請于府
曰山谷細民無蓋藏之積新陳未接雖樂歲不
免出倍稱之息貸食豪右而官粟積於無用之
地後將紅腐不復可食願自今以來歲一斂散
既以紓民之急又得易新以藏俾願貸者出息
什二又可以抑僥倖廣儲蓄即不欲者勿強歲
或不幸小饑則弛半息大侵則盡蠲之於以惠
活鰥寡塞禍亂原甚大惠也請著為例王公報
皆施行如章既而王公又去直龍圖閣儀真沈

公度繼之劉侯與予又請曰粟分貯民家於守
視出納不便請放古法為社倉以儲之不過出
捐一歲之息宜可辦沈公從之且命以錢六萬
助其役於是得籍富黃氏廢地而鳩工度材焉
經始於七年五月而成於八月為倉三亭一門
墻守舍無一不具司會計董工役者貢士劉復
劉得輿里人劉瑞也既成而劉侯之官江西幕
府予又請曰復與得輿皆有力於是倉而劉侯
之子將仕郎琦嘗佐其父於此其族子右修職

郎珣亦廉平有謀請得與并力府以予言悉具書禮請焉四人者遂皆就事方且相與講求倉之利病具為條約會丞相清源公出鎮茲土入境問俗予與諸君因得具以所為條約者迎白于公公以為便則為出教俾歸揭之楣間以視來者於是倉之廢事細大有程可久而不壞矣予惟成周之制縣都皆有委積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謂社倉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廢矣獨常平義倉尚有古法之遺意然皆藏於州縣所

恩不過市井惰游輩至於深山長谷力穡遠輸之民則雖饑餓瀕死而不能及也又其為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視民之殍而不肯發往往全其封鏽迺相付授至或累數十年不一訾省一旦甚不獲已然後發之則已化為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夫以國家愛民之深其慮豈不及此然而未知有改者豈不以里社不能皆有可任之人欲一聽其所為則懼其計私以害公欲謹其出入同於官府則鈎校靡密上下相遁

其害又必有甚於前所云者是以難之而有弗
暇耳今幸數公相繼其愛民慮遠之心皆出乎
法令之外又皆不鄙吾人以為不足任故吾人
得以及是數年之間左提右挈上說下教遂能
為鄉閭立此無窮之計是豈吾力之獨能哉惟
後之君子視其所遭之不易者如此無計私害
公以取疑於上而上之人亦毋以小文拘之如
數公之心焉則是倉之利夫豈止於一時其視
而傲之者亦將不止於一鄉而已也因書其本

未如此刻之石以告後之君子云

百丈山記

登百丈山三里許右俯絕壑左控垂崖疊石為
磴十餘級乃得度山之勝蓋自此始循磴而東
即得小澗石梁跨於其上皆蒼藤古木雖盛夏
亭午無暑氣水皆清澈自高淙下其聲濺濺然
度石梁循兩崖曲折而上得山門小屋三間不
能容十許人然前瞰澗水後臨石池風來兩峽
間終日不絕門內跨池又為石梁度而非躡石

梯數級入菴菴繞老屋數間卑痺迫隘無足觀
獨其西閣為勝水自西谷循石罅奔射出閣下
南與東谷水並注池中自池而出乃為前所謂
小澗者閣據其上流當水石峻激相搏處最為
可玩乃壁其後無所睹獨夜卧其上則枕席之
下終夕潺湲久而益悲為可愛耳出山門而東
十許步得石臺下臨峭岸深昧險絕於林薄間
東南望見瀑布自前巖穴瀆湧而出投空下數
十尺其沫乃如散珠噴霧日光燭之璀璨奪目

不可正視臺當山西南缺前揖蘆山一峯獨秀
出而數百里間峰巒高下亦皆歷歷在眼日薄
西山餘光橫照紫翠重疊不可殫數旦起下視
白雲滿川如海波起伏而遠近諸山出其中者
若飛浮來往或湧或沒頃刻萬變臺東皆徑斷
鄉人鑿石容磴以度而作神祠於其東水旱禱
焉畏險者或不敢度然山之可觀者至是則亦
窮矣余與劉充父平父呂叔敬表弟徐周賓游
之既皆賦詩以記其勝余又叙次其詳如此而

最其可觀者石磴小澗山門石臺西閣瀑布也
因各別為小詩以識其處呈同遊諸君又以告
夫欲往而未能者

雲谷記

雲谷在建陽縣西北七十里蘆山之顛處地最
高而群峰上蟠中阜下距內寬外密自為一區
雖當晴晝白雲空入則咫尺不可辯眩忽變化
則又廓然莫知其所如往乾道庚寅予始得之
因作草堂其間榜曰晦菴谷中水西南流七里

所至安將院東茂樹交陰澗中巨石相倚水行
其間奔迫澎湃聲震山谷自外來者至此則已
神觀蕭爽覺與人境隔異故榜之曰南澗以識
游者之所始循澗北上山益深樹益老澗多石
底高下斗絕曲折回互水皆自高瀉下長者一
二丈短亦不下數尺或詭匿側出層累相承數
級而下時有支澗自兩旁山谷橫注其中亦皆
噴薄濺灑可觀行里餘俛入蒼翳百餘步巨石
臨水可跂而息澗西危石側立蘚封蔓絡佳木

異草上偃旁綴水出其下淙散激射於澗中特
為幽麗下流曲折十數騰蹙沸涌西抵橫石如
齧齧者乃曳而長演迤徐去欲為小亭臨之取
陸士衡招隱詩語命以鳴玉而未暇也自此北
去歷懸水三四處高者至五六丈聚散廣狹各
有姿態皆可為亭以賞其趣又北捨澗循山折
而東行脚底草樹膠葛不可知其淺深其下水
聲如雷計應猶有佳處而亦未暇尋也行數百
步得石壁高廣皆百餘尺瀑布當中而下遠望

如垂練視澗中諸懸水為最長徑當其委跣揭
而度回視所歷群山皆撫其頂獨西北望半山
立石叢木名豺子巖者槎牙突兀如在天表然
右瀑窮源北入雲谷則又已俯而視之矣地勢
高下大畧於此可見谷口距狹為關以限內外
兩翼為軒窻可坐可卧以息游者外植叢篁內
疏蓮沼梁木踣之植杉繞徑西循小山而上以
達於中阜沼上田數畝其東欲作田舍數間名
以雲莊徑緣中阜之足北入泉峽磨石池山楹

藥圃并泉東寮之西折旋南入竹中得草堂三
間所謂晦菴也山楹前植兩峰峭聳傑立下瞰
石池東起層嶂其脅可耕者數十畝寮有道流
居之自中阜以東可食之地無不闢也草堂前
隙地數丈右臂繞前起為小山植以椿桂蘭蕙
悄蓓岑蔚南峰出其背孤圓貞秀莫與為擬其
左亦皆茂樹修竹翠密環擁不見間隙俯仰其
間不自知其身之高地之迥直可以旁日月而
臨風雨也堂後結草為廬稍上山頂北望俯見

武夷諸峰欲作亭以望度風高不可久乃作石
室名以懷仙小山之東徑繞山腹穿竹樹南出
而西下視山前村墟井落隱隱猶可指數然亦
不容置屋復作臺名以揮手南循岡脊下得橫
徑徑南即谷口小山其上小平田疇即以祈年
因命之曰雲社徑東屬杉徑西入崦西崦有數
十畝亦有道流結茅以耕其間曰西寮其西山
之脊蟠繞東下與南峰西垂相齧而谷口小山
介居其間如巨人垂手拱玩珠璧兩原之水合

於其前出為南澗東寮非有桃蹊竹塢漆園度
非嶺有茶坂東北行攀危石履側徑行東峰之
顛下而復上乃至絕頂平處劣丈餘四墮皆巉
削下數百丈使人眩視悸不自保然俯而四瞰
面各數百里連峰有無遠近環合彩翠雲濤昏
旦萬狀亦非世人耳目所嘗見也予嘗名湘西
嶽麓之頂曰赫曦臺張伯和父為大書甚壯偉
至是而知彼為不足以當之將移刻以侈其勝
絕頂非下有魏林橫帶半巖木氣辛烈可已疢

疾疑即方家所用阿魏者林下巖中滴水成坎
大如梧桐不竭不溢里人謂之顯濟水旱禱焉
又下為北澗有巨石二對立澗旁嶙峋峭崿古
木彌覆藤卉蒙絡最為山北奇處里人名其左
曰仁右曰義歲時奉祠如法聞自是東北去有
瀑布出岫幢峰下石崖隙下水瀉空中數十丈
勢尤奇壯東南別谷有石室三皆可居其一尤
勝比兩房中通側戶旁近水泉可引以漱濯然
皆未暇往觀由東嶂南出小嶺下數十步有巨

石鼎巖下瞰絕壑古木叢生樛枝橫出是為中
溪別徑下入村落其中路及始入南澗西崖小
瀑之源各有石田數畝村民以遠且瘠棄不耕
皆以貲獲之歲給守者以其餘奉增葺費勢若
可以無求於外而足者蓋此山自西北橫出以
其脊為崇安建陽南北之境環數百里之山未
有高焉者也此谷自下而上得五之四其曠然
者可望其奧然者可居昔有王君子思者棄官
棲遁學練形辟穀之法數年而去今東寮即其

居之遺址也然地高氣寒又多烈風飛雲所震
器用衣巾皆濕如沐非志完神玉氣盛而骨強
者不敢久居其四面而登皆緣崖壁援蘿葛崎
嶇數里非雅意林泉不憚勞苦者則亦不能至
也自予家西南來猶八十餘里以故它人絕不
能來而予亦歲不過一再至獨友人蔡季通家
山北二十餘里得數往來其間自始營葺迄今
有成皆其力也然予嘗自念自今以往十年之
外嫁娶亦當粗畢即斷家事減景此山是時山

之林薄當益深茂水石當益幽勝館宇當亦完
美耕山釣水養性讀書彈琴鼓缶以詠先王之
風亦足以樂而忘死矣顧今誠有所未暇姑記
其山水之勝如此并為之詩將使畫者圖之時
覽觀焉以自慰也山楹所面雙峰之下昔有方
士呂翁居之死而不腐其地亦孤絕殊勝本屬
山北民家今亦得之名曰休菴蓋凡耕且食於
吾山者皆翁之徒也往往淳質清淨能勞筋骨
以自給人或犯之不校也有少年棄妻子從之

問其所授受笑不肯言然久益堅苦無怨悔之
色嗚呼是其絕滅倫類雖不免得罪於先王之
教然其視世之貪利冒色湛溺而不厭者則既
賢矣因附記之且以自警云淳熙乙未秋七月
既望晦翁書○鼻屬音被戲湛沉同隙音儼上
用力貌也

名堂室記

紫陽山在徽州某里嘗有隱君子居焉今其上
有老子祠先君子故家婺源少而學於郡學因

往遊而樂之既來閩中思之獨不置故嘗以紫
陽書堂者刻其印章蓋其意未嘗一日而忘歸
也既而卒不能歸將沒始命其孤熹來居潭溪
之上今三十年矣貧病苟活既不能反其故鄉
又不能大其闔閭以奉先祀然不敢忘先君子
之志敬以印章所刻榜其所居之聽事庶幾所
謂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者後世猶有考
焉先君子又每自病其卞急害道尉尤溪時嘗
取古人佩韋之義榜其聽事東偏之室曰韋齋

以燕處而讀書焉延平羅公先生仲素實記之
而沙陽曹君令德又爲之銘官署中更盜火無
復遺迹近歲熹之友石君子重知縣事始復榜
焉且刻記銘于石以示後來熹惟先君子之志
不可以不傳丁家而熹之躁迫滋甚尤不可以
忘先人之戒則又取而揭之於寢以自鞭策且
示子孫蓋聽事寢堂家之正處今皆以先君子
之命命之嗚呼熹其敢不夙興夜寐陟降其茲
無或不虔以忝先訓晦堂者燕居之所也熹生

十有四年而先君子棄諸孤遺命來學於籍溪
胡公先生草堂屏山二劉先生之門先生飲食
教誨之皆無不至而屏山獨嘗字而祝之曰木
晦於根春容曄敷人晦於身神明內腴後事延
平李公先生先生所以教熹者蓋不異乎三先
生之說而其所謂晦者則猶屏山之志也熹惟
不能踐修服行是以顛沛今乃以是名堂以示
不敢忘諸先生之教且志吾晦而自今以始請
得復從事於斯焉堂旁兩夾室暇日默坐讀書

其間名其左曰敬齋右曰義齋蓋熹嘗讀易而
得其兩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以為為學之
要無以易此而未知其所以用力之方也及讀
中庸見其所論修道之教而必以戒慎恐懼為
始然後得夫所以持敬之本又讀大學見其所
論明德之序而必以格物致知為先然後得夫
所以明義之端既而觀夫二者之功一動一靜
交相為用又有合乎周子太極之論然後又知
天下之理幽明鉅細遠近淺深無不貫乎一者

樂而玩之固足以終吾身而不厭又何暇夫外
慕哉因以敬義云者名吾二齋且歷叙所以名
夫堂室之意以見熹之所以受命於父師與其
區區講學之所逮聞者如此書之屋壁出入觀
省以自詔云○聽古廳字
後同

芸齋記

友人徐元聘有田舍一區旁治軒窓明潔可喜
暇日與子弟講學其間而問名於熹熹故為農
知田意嘗謂孟子言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

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最為善喻今
徐君課其子弟而學於田間姑以芸名齋使學
者即事而思之則內外之分定而力之所肆不
於人之田矣霜露既繁實而食之所以不願人
之膏粱之味也徐君以熹言為然故書以遺之
云紹興二十六年閏月五日癸卯記

信州鉛山縣學記

鉛山學故在縣東南百許步因地形為屋東鄉
既諸生以夫子不南面於禮為不稱乃徙寘縣

東山下然其費皆出民間有司者無所與以故
度地褊狹不能具廟學制度至若師生具員而
弦誦輟響則亦既二十有餘年矣淳熙己亥之
春義興蔣侯來領縣事始至進謁堂下俯仰太
息而有志焉後數月政成事簡民裕而財足乃
買地鑿山度材致用而屬役於其屬雷君庭以
歲十有二月丙申始事越明年四月戊申而舍
菜馬門觀顯嚴宮廬宏敞神位清密祭用畢修
圖史之藏几席之設與凡所以棲宿炊鬻拚除

之須無一不備既又為之名墾墾田立儼舍日及
弟子員二十餘人而官無乏用民不病役邑之
父兄相與聚觀顧嘆言曰令之所以幸教吾子
弟者其厚如此是豈可使後之人無傳焉於是
雷君聞之則以其意來請且曰學雖具而諸生
未知所志願吾子之因是而有以發之也予嘗
謂道無古今之殊而學有古今之異蓋周人以
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其德六曰智仁聖義
中和其行六曰孝友睦婣任恤其藝六曰禮樂

射御書數是於學者日用起居飲食之間既無事而非學於其群居藏修游息之地亦無學而非事至於所以開發其聰明成就其德業者又皆交相為用而無所偏廢此先王之世所以人材衆多風俗美盛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國家建立學官周遍海內其所以望於天下之士者豈不亦若先王之志而學者無以識其指意之所在於其日用之間既誕謾恣睢而不知所以學其群居講習之際又不過於割裂裝綴以為

能而莫或知其終之無所用也是以其趨日以卑陋而惟利祿之知幸而一二傑然有意於自立者則又或窮高極遠而不務力行之實或循常守舊而不知其義禮之所以然也是以其說常倚於一偏而不得以入於聖賢之域於是時也異端雜學之士阿世徇俗之流又或鼓其乖妄之說而乘之嗚呼吾道之不亡特民之秉彝有不可得而絕滅者耳予之力固不足以救之而竊有憂焉是以既書蔣侯之事又因雷君之

請而附見其說以告夫學於此者以為有能因是而反求之則庶乎其知所志矣蔣侯名億字仲永材高志遠平居抵掌論當世事衮衮不窮蓋常有意答兵萬里為國家立非常之功者其辨一邑固當有餘力惟其不以壹切治理為功而汲汲乎化民成俗之先務如此是則後之君子亦將有考於斯焉○睢音灰跋
扈貌

卧龍菴記

卧龍菴在廬山之陽五乳峰下予自少讀龜山

先生楊公詩見其記卧龍劉君隱居辟穀木食澗飲蓋已度百歲而神清眼碧客至輒先知之則固已知有是菴矣去歲蒙恩來此又得陳舜俞令舉廬山記者讀之其言曰凡廬山之所以著於天下蓋有開先之瀑布見於徐凝李白之詩康王之水簾見於陸羽之茶經至於幽深險絕皆有水石之美也此菴之西蒼崖四立怒瀑中瀉大壑淵深凜然可畏有黃石數丈隱映連屬在激浪中視者眩轉若欲蜿蜒飛舞故名卧

龍此山水之特勝處也於是又知其泉石之勝
乃如此間以行田始得至焉則菴旣無有而劉
君亦不可復見獨其泉石之勝不可得改然其
壯偉竒特之勢則有非陳記所能彷彿者余旣
惜其出於荒堙廢壞之餘而又幸其深阻夔絕
非車塵馬跡之所能到儻可得擅而有也時已
上章乞解郡綬乃捐俸錢十萬屬西原隱者崔
君嘉彥因其舊址縛屋數椽以俟命下而徙居
焉旣又緣名潭之義畫漢丞相諸葛公之像實

之堂中而故友張敬夫嘗為賦詩以記其事然
菴距潭猶數百步步亂石間三涉澗水乃至至
又無所託足以寓瞻眺或乃顛沛而反因相其
東崖鑿石為磴而攀緣以度稍下乃得巨石橫
出澗中仰翳喬木俯瞰清流前對飛瀑最為谷
中勝處遂復作亭於其上旣以為吏民禱賽之
地而凡來遊者亦得以彷彿徙倚而縱目快心
焉於是歲適大侵因榜之曰起亭以為龍之淵
卧者可以起而天行矣然予前日之請迄今蓋

已婁上而竟未有得也歲月飄忽念之慨然乃
叙其作興本末而書之屋壁來者讀之尚有以
識予之意也○侵如字五穀不熟曰大侵

西原菴記

予少好佳山水異甚而自中年以來卽以病衰
不克逞其志於四方獨聞廬阜之竒秀甲天下
而畸人逸士往往徜徉於其間意嘗欲一往遊
而未暇也前年蒙恩試郡適在此山之陽乃間
以公家職事得至其中其巖壑幽深水石竒恠

固平生所創見而於巖壑水石之間又得成紀
崔君焉乃信前所聞者之不誣也君名嘉彥字
子虛少慷慨有竒志壯歲避地巴東三峽之間
修神農老子術東下吳越以耕戰之策于故相
趙忠簡公趙公是之會去相不果行君自是絕
迹此山按陳令舉所述圖記得西原菴故址于
卧龍瀑布之東築室居焉耕田種藥僅足以自
給而四方往來之士皆取食焉其疾病老孤無
所與歸之人至者亦收養之蓋年踰七十矣而

神明筋力不少衰予往造之而君不予避也一
旦為予道說平生相與太息會子結屋卧龍以
祠諸葛丞相世蓋少識其意者君獨嘆曰此奇
事也相為經紀其事以迄有成兩年之間相見
者不知其幾而君未嘗一言及外事予以是益
嘉君之為人而重歎其既老無所復用於世也
淳熙辛丑閏月之晦予既罷郡來宿卧龍君曰
卧龍之役夫子既書之矣顧西原獨未有記復
能為我書之乎予曰諾於是悉次其說俾刻焉

徽州婺源縣學三先生祠記

與致遠

淳熙八年春三月婺源大夫周侯始作周程三
先生祠堂於其縣之學而使人以書來謂熹曰
子故吾邑之人也蓋嘗有聞於先生之學而既
祠之南康矣且濂溪故宅豫章宜春之祠又吾
子之所記也其亦為我言之熹惟三先生之道
則高矣美矣然此婺源者非其鄉也非其寓也
非其所嘗遊宦之邦也且國之祀典未有秩焉
而祀之於禮何依而於義何所當乎則具以告

且謝不敢後數月周侯又與邑之處士李君繒
及其學官弟子數十人皆以書來曰惟濂溪夫
子之學性諸天誠諸已而合乎前聖受授之統
又得河南二程先生以傳之而其流遂及於天
下非有爵賞之勸刑辟之威而天下學士靡然
鄉之十數年來雖非其鄉非其寓非其遊宦之
國又非有秩祀之文而所在學官爭為祠室以
致其尊奉之意蓋非敢以是間乎命祀也亦曰
肖其道德之容使學者日夕瞻望而興起焉耳

且吾邑之人所以得聞三先生之言者子之先
君子與有力焉今祠亦既成矣子安得而不為
之言乎抑先生之學其始終本末之趣願吾子
之悉陳之庶乎其有發也熹發書愀然曰明府
之教諸君之言其命熹以記者熹不敢復辭矣
乃先生之學則熹之愚懼不足以言之也雖然
諸君獨不觀諸濂溪之圖與其書乎雖其簡古
淵深未易究測然其大指則不過與諸學者講
學致思以窮天地萬物之理而勝其私以復焉

其施則善於家而達之天下其具則復古禮變
今樂政以養民而刑以肅之也是乃所謂伊尹
之志顏子之學而程氏傳之以覺斯人者而亦
豈有以外乎諸君日用之間哉顧獨未之察耳
今幸以賢大夫之力既得以日見先生之貌象
而瞻仰之則曷若遂讀其書求其指以反諸身
而力行之乎已而遂書其事與其辭如此以為
記以為學者由是而用力焉則庶幾乎三先生
之心不墜於地而於吾先子之志賢大夫之意

亦可以無負矣諸君其亦勉之哉祠在大成殿
之某序濂溪先生南鄉坐明道先生伊川先生
東西鄉以侑焉周侯名師清玉山人好學有文
而嘗仕於朝矣其為此邦寬以撫民禮以俟士
而所以教誨之者又如此非今之為吏者所及
也

瓊州知樂亭記

瓊管在中州西南萬里鯨波浩漾之外其長吏
常以領護陽中四郡填撫民夷為職委寄甚重

然以其險且遠也朝廷往往不暇擇人冒而往者意或私有所利固不復知所謂承流宣化為何等事是以其地今為王土數百年而舊俗未盡革論者因鄙夷之以為是果不足以與中國之聲教其人蓋深耻之而未有以雪也淳熙八年今帥守韓侯始由經畧使察廉表行州事而天子許之至則為之正田畝之籍薄鹽米之征教之以耕耨灌溉之法而紕其官吏之無狀者民業既有經矣然後日為陳說禮義廉恥之意

以開曉之既又表其從化之民以厲其不率教者出入阡陌勞來不怠行之朞年民吏浹和俗以一變化外黎人聞風感慕至有願得供田稅比省民者於是侯亦自喜其政之成而幸其民之不我違也乃取莊生濠上之語作知樂之亭於放生池上北望觀闕於雲天縹緲之間以為歲時瞻佇祝延之地且曰其使邦人士女嘉辰勝日有所詠歌鼓舞以自樂其得被聖化而不愧於王民也間而以書屬予記之予惟韓侯之

於此邦其勤至矣不但一亭之作為可書也然其為政本末之序則於此亦有可觀者因為書之以告後人使凡居侯之位而遊於是者必以侯之心為心又觀於其政而取法焉則庶乎民生日厚民德日新而王化之純無遠邇矣世豈有終不可教之民哉侯名璧字廷玉長樂人世以清德顯云○澹音天大填鎮水貌同

江西運司養濟院記

江南西路轉運司養濟院在隆興府城東崇和

門內轉運副使吳郡錢公某之所為而判官嘉禾丘公某毗陵尤公袞之所徙也豫章為江西一都會地大物衆而四方賓旅之有事於其土者又不絕於道路平時通功易事足以相生養獨不幸一旦有疾疢則惛然無所歸求藥與食或無得焉則轉死於溝壑者歲不知幾何人而有司者莫之知也乾道九年轉運副使吳興芮公某始有聞而憫焉去之日留私錢百萬以諉後人稱貸貿易收其贏以施藥物給病者淳熙

五年判官開封趙公某復以私錢百四十萬買田東關羅舍病者又得以食七年錢公寔來而芮公已為吏部侍郎是年春趙公亦以吏部侍郎召趙公知公雅意亦有樂乎此也因亟以書來諭公則移書芮公請所留錢益以已資百三十萬買田長定而又創為此院延慶崇和兩門之外使病者有以居焉自經始至落成若干日而就凡為門五間堂三間挾以便房中為丈室東庖西圃左右廡各五間廡深三尋脩七尋有

半中設巨榻十有八冬加障蔽以禦風寒暑則撤之以溼煩鬱胗治有工藥石有劑其不可療者亦予榘櫛以葬職掌之人皆賦以祿俾供厥事又專屬僚吏以時行視而課督之蓋三公所捐皆四方之聘弊不以入于家者合之為錢三百七十萬所買三墅為田千有一百十一畝歲入租為穀九百八十三斛有奇其詳則書之牘藏之有司而院之戒令糾禁亦書而揭之堂上既錢公又列其事以聞詔下施行如章而錢公

去矣二公踵至周視錢公之所為者而婁歎之
然猶以院在門關之外懼夫病者之有所不便
於醫藥也乃相門內得故歸德佛舍之廢址而
遷焉凡增屋十有八間并得故僧田六頃又市
鍾陵灌城兩墅之田七十畝歲收穀三百餘斛
錢五萬有奇以充入之蓋自是以來病而無歸
者多賴以全活不幸死者亦瞑目而無所憾焉
於是臺之群屬與郡吏之奔走焉者私相與謀
因文學掾黃君某述其事來請文以記予時方

罷浙東常平事三復其書而竊有愧焉蓋崇寧
之制凡安濟坊漏澤園之政皆領屬常平使者
其有曠闕非將漕主計者之憂也今職其事者
或不能及而五君子者乃能汲汲乎其職之所
不必為至出義錢以輯成之雖其先後來去之
不齊而其憫惻之深計慮之遠泯然若出於一
人之心而手自為之其制愈修而愈密其惠益
增而益厚於以推廣聖朝昭天漏泉之澤於湖
山數千百里之外其意既甚美矣而其學道愛

人之効又足以警夫職其事而不能然者以興
起之其利豈不又甚博哉因不復辭而為書其
本末如此既以著夫五君子之成績而自訟以
曉當世又以告後之人使知五君子者相為始
終十年之間所以成此者之不易而不敢壞也
錢公又嘗奏免贛吉麻租二千四百五十九斛
為錢千有一百九十七萬九千有奇兩州之人
尤歌舞之今以祕閣修撰知婺州事其救飢之
政亦為諸郡最云○滌泄同楷音胃小
楷音胃小

鄂州社稷壇記

淳熙十年春朝奉郎知鄂州事新安羅侯願以
書來曰吾州群祀之壇始在中軍寨去年秋通
守清江劉君清之至而往謁焉視其地褊迫洿
下燎瘞無所不稱藩國欽崇命祀之意且念比
年郡多水旱札瘥之變意其咎或在是則言於
州請得度地更置如律令已而劉君行州事遂
以屬錄事參軍周明仲行視得城東黃鶴山下
廢營地一區東西十丈南北倍差按政和五禮

畫為四壇而屬其役事於兵馬監押趙伯烜作
治未半而願適承乏又屬都監王椿董之以速
其成焉某月壇成東社西稷居前東風伯西雨
雷師居後少卻壇皆三成有壝壝四門前二壇
趾皆方二丈五尺崇尺二寸後二壇趾皆方一
丈六尺五寸崇八寸其再成方面皆殺尺崇四
分而去一三成方殺如之而崇不復殺前二壇
皆方四丈二尺門六尺間丈五尺後二壇皆方
二丈八尺門五尺間四丈九尺其崇皆四尺社

有主崇二尺五寸方尺刻其上培其下半石也
南五丈為門三間北二丈有竒為齋廬五間繚
以重垣甃以堅甃而植以三代之所宜木亦既
練時日屬寮吏修祝號以告于神而妥之矣則
又與劉君謀以吾子之嘗學於禮也是以願請
文以記之俾後人之勿壞也熹按社實山林川
澤丘陵墳衍原隰五土之祇而后土勾龍氏其
配也稷則專為原隰之祇能生五穀者而后稷
周棄氏其配也風師箕也雨師畢也是皆著於

周禮領於大宗伯之官唯社稷自天子之都至
於國里通得祭而風雨之神則自唐以來諸郡
始得祀焉至於雷神則又唐制所與雨師同壇
共牲而祀者也國朝禮文大抵多襲唐故故今
郡國祀典自先聖先師之外唯是五者蓋以為
二氣之良能天地之功用流行於覆載之間以
育萬物而民生賴焉者其惠惟此為尤盛是以
於其壇壝時日之制此
服之品降登饋奠
之節莫不參訂討論也
一象頒下郡國藏於

禮官有司歲舉行之而部刺史又當以時循行
察其不如法者蓋有國家者所以昭事明神祈
以降祥賜福於下其勤如此顧今之為吏者所
知不過簿書期會之間否則觴豆舞歌相與放
焉而不知反其所敬畏崇飾而神事之者非老
子釋氏之祠則妖妄淫昏之鬼而已其於先王
之制國家之典所以治人事神者曷嘗有槩於
其心哉嗚呼人心之不正風俗之不厚年穀之
不登民生之不遂其不亦以此歟今羅侯之與

劉君乃能相與汲汲乎此非其學古愛民之志
卓然有見乎流俗見聞之表其孰能之顧雖不
文不足以記事實垂久遠然二君子過以為嘗
從俎豆之事不遠千里而屬筆焉其得辭之乎
因為書之使以刻于麗牲之石後有君子得以
覽焉羅侯方與劉君相率勸學劭農甚力劉君
又嘗請於前守李侯械禁境內無得奉大洪山
淫祀者其於教民善俗之事力所可為無有不
盡其心也

建寧府崇安縣學田記

崇安縣故有學而無田遭大夫之賢而有意於
教事者乃能縮取它費之贏以供養士之費其
或有故而不能繼則諸生無所仰食而往往散
去以是殿堂傾圮齋館蕪廢率常更十數年乃
一聞弦誦之聲然又不一二歲輒復罷去淳熙
七年今知縣事趙侯始至而有志焉既葺其宮
廬之廢壞而一新之則又圖所以為飲食久遠
之計者而未知所出也一日視境內浮屠之籍

其絕不繼者凡五曰中山曰白雲曰鳳林曰聖
曆曰暨曆而其田不耕者以畝計凡若干乃喟
然嘆曰吾知所以處之矣於是悉取而歸之於
學蓋歲入租米二百二十斛而士之肄業焉者
得以優游卒歲而無乏絕之慮旣而學之群士
十餘人相與走予所居之山間請文以記其事
曰不則懼夫後之君子不知其所始而或至於
廢壞也予惟三代盛時自家以達於天子諸侯
之國莫不有學而自天子之元子以至於士庶

人之子莫不入焉則其士之廩於學官者宜數
十倍於今日而考之禮典未有言其費出之所
自者豈當時為士者之家各已受田而其入學
也有時故得以自食其食而不仰給於縣官也
歟至漢元成間乃謂孔子布衣養徒三千而增
學官弟子至不復限以員數其後遂以用度不
足無以給之而至於罷夫謂三千人者聚而食
於孔子之家則已妄矣然養士之需至以天下
之力奉之而不足則亦豈可不謂難哉蓋自周

衰田不井授人無常產而為士者尤厄於貧反
不得與為農工商者齒上之人乃欲聚而教之
則彼又安能終歲裹飯而學於我是以其費雖
多而或取之經常之外勢固有所不得已也况
今浮屠氏之說亂君臣之禮絕父子之親淫誣
鄙詐以殿誘一世之人而納之於禽獸之域固
先王之法之所必誅而不以聽者也顧乃肆然
蔓延於中國豐屋連甍良疇接畛以安且飽而
莫之或禁是雖盡逐其人奪其所據而悉歸之

學使吾徒之學為忠孝者得以無營於外而益
進其業猶恐未足以勝其邪說況其荒墜蕪絕
偶自至此又欲封植而永久之乎趙侯取之可
謂務一而兩得矣故特為之記其本末與其指
意所出者如此以示後之君子且以警夫學之
諸生使益用力乎予之所謂忠且孝者職其事
者又當謹其出內於簿書之外而無龕合之私
焉則度其無負乎趙侯之教矣趙侯名某材甚
高聽訟理材皆辦其課又有餘力以及此諸使

者方上其治行於朝云○不

否同不然也

邵武軍學丞相隴西李公祠記

建炎丞相隴西李公邵武人也少有大志自為小官即切切然以天下事為己憂宣和初一日大水猝至幾冒都城人莫能究其所自來相與震懼而無有敢以為言者公時適為左史以為此夷狄兵戎之象也不可以不戒亟上疏言之遂以謫去數歲乃得召還則虜騎已入塞而長驅向關矣公復慨然圖上內禪之策誠意感通

言未及發而大計已決虜圍既迫群小方謀挾至尊犯不測為幸免計公又獨扣殿陛力陳大義得復城守以退虜兵然自是以來割地講和之議遂起公又再謫而大事去矣光堯太上皇帝受命中興疇咨人望首召公為宰相公亦痛念國家非常之變日夜圖回所以修政事攘夷狄者本末甚備蓋方誅僭逆以正人心而建造張所撫河北傅亮收河東宗澤守京城遂將益據形便大明紀律以示必守中原必還兩宮之

勢而小人有害公者遂三謫以去而不復還矣
淳熙丙午距公去相適六十年而永嘉徐君元
德命教此邦謂公之忠義籌畧海內有志之士
莫不誦而傳之顧其鄉人子弟乃無有能道其
萬一而興起焉者於是闢講堂之東肖公之象
而奉祠焉四月吉日合郡吏率諸生進拜跪奠
妥侑如法已事而以書來屬熹記之熹惟天下
之義莫大於君臣其所以纏綿固結而不可解
者是皆生於人心之本然而非有所待於外也

然而世衰俗薄學廢不講則雖其中心之所固
有且淪胥陷溺而為全軀保妻子之計以後其
君者往往接迹於當世有能奮然拔起於其間
如李公之為人知有君父而不知有其身知天
下之有安危而不知其身之有禍福雖以讒間
竄斥屢瀕九死而其愛君憂國之志終有不可
得而奪者是亦可謂一世之偉人矣徐君之祠
之也非其志之所好學之所講有在於是則亦
孰能及之哉故熹喜聞其事而樂推其說以告

郡之學者雖病且衰而不自知其感慨猶復誤
有平日之壯心也

玉山劉氏義學記

始予守南康鄰境德安有宰焉為政一本儒術
甚以惠愛得其民歲飢為請蠲租而州家不可
顧民狼顧相驚有逃去者則亟使人追止之曰
所不為若等力請於州必蠲十七者令寧委印
綬去終不忍使若等為異鄉鬼也民間是令下
為之感泣復相與携持而歸乃具衆情白州若

部刺史竟得如約乃已予聞而竊心善之而問
其邑里姓名則曰玉山劉侯也南康屬邑有越
德安而縣屬者每遣掾史循行則必戒使謁劉
侯觀其荒政所施以為法於是劉侯之惠不止
行其封內而又波及南康之境竟食新民得無
流亡殍死者及予將終更乃得納謁劉侯之館
而拜賜焉則望其貌聽其言而有以信其為君
子人也後數歲予以事過玉山則劉侯以待次
家居復得相見如平生懽一日慨然語予曰吾

家本單貧而入仕又甚晚顧無以仁其三族者
間嘗割田立產聘知名之士以教族子弟而鄉
人之願學者亦許造焉兄弟之間有樂以其貲
來助者而吾猶懼其或不繼也則又出新安餘
俸為之廢舉居積以佐其費而凡所以完葺丘
壟周恤族姻者亦取具焉既已言於吾州而邦
君吳侯樂聞之為之出教刻符以詔吾之子孫
使毋違吾志吾子雅知我其為我記之以告其
教且學於此者使知有所勉焉予聞而嘆曰今

士大夫或徒步至三公然一日得志則高臺深
池撞鐘舞女所以自樂其身者唯恐日之不足
雖廩有餘粟府有餘錢能毋為州里災害則足
矣固未暇以及人也如劉侯者身雖寵而官未
登六品家雖溫而產未能千金顧其所以用心
者乃如此是則可謂賢遠於人而亦可以見其
前日德安之政不為無本而豈徒以聲音笑貌
為之矣乃追本其事而記之如此雖然古人之
所謂學者豈讀書為文以干祿利而求溫飽之

云哉亦曰明理以修身使其推之可以及夫天下國家而已矣群居於此者試以此意求諸六經孔孟之言而深思力行之庶其有以不負劉侯之教也劉侯名永迪字德華今以朝奉郎參議沿海制置使軍事云淳熙十有五年秋九月己未記

壯節亭記

淳熙己亥歲予假守南康始至訪求先賢遺迹得故尚書屯田外郎劉公凝之之墓於城西門

外草棘中予惟劉公清名高節著於當時而聞於後世暫而挹其餘風者猶足以激懦而律貪顧今不幸饋奠無主而其丘墓之寄於此邦者又如此是亦長民者之責也乃為作小亭於其前立門牆謹扃鑰以限樵牧歲以中春率群吏諸生而祠焉郡之詩人史驪請用歐陽公語名其亭以壯節適有會於予意因屬友人黃銖大書以揭焉自是以來東西行而過是者莫不顧瞻起敬而予亦自以為茲丘之固且安可以久

而不壞矣紹熙二年歲在辛亥予去郡甫十年而
而今太守章貢曾侯寔來按圖以索其故則門
牆亭榜皆已無復存者為之喟然太息即日更
作門牆築亭其間益為高厚宏闊以支永久又
礧巨石以培其封植名木以廣其蔭求得舊榜
復置亭上歲時奉祀一如舊章且割公田十畝
以昇旁近能仁僧舍使專奉守為增葺費而又
以予為嘗經始於此也以書來曰願得一言以
記之使後之人知吾二人者所為拳拳之意而

不懈其尊賢尚德之心也斯不亦有補於世教
之萬分乎予曰諾哉曾侯名集字致虛學有家
法故其為政知所先後如此云○蔭音賴
蔭也

信州貴溪縣上清橋記

貴溪之水其原東出鉛山之分水北出玉山之
鎮頭者合為大溪自弋陽西流逕縣治南少西
迺折而北大溪之南有小港焉出縣東南境上
西北流至縣治西南乃入于溪居民行客之往
來者故以舟楫為三渡自縣治西南絕大溪者

曰中溪當其西流北涉之處者曰鑿石小港水
落時廣不過百餘尺褰裳可涉霖潦暴至則其
深廣往往自倍而亦為一渡中溪之舟每以是
時過港常為橫波所蕩擊人力不得施鑿石則
水觸西崖鬪怒騰蹙其險為尤甚故二渡者歲
率一再覆溺邑人病之欲為浮梁以濟久矣而
役大費廣無敢唱者今縣大夫建安李君正通
至則陰計而嘿圖之久之乃得縣之餘財八十
萬將以屬工而邑之大姓聞之有以鍊為連環

巨絙千五百尺以獻者有捐其林竹十餘里以
獻者州家又以米百斛者佐之於是李君乃相
大溪二渡之間水平不湍者以為唯是為可久
遂以紹熙三年六月始事民謹趨之不百日而
告成兩崖礧石為磴道高者五百尺卑者亦居
其五之四橋之修九百尺比舟七十艘且砥水
之上下而時損益焉又維十舟以梁小港作雙
艦以航巨浸於是東西行者春夏免漂沒之虞
秋冬無病涉之歎其功甚大而費則省蓋其規

撫籌畫一出李君主吏工師拱手受成不能有所預也既又留錢五十萬於明覺浮圖氏使自為質貸而歲輸其贏五一以奉增葺之費明年李君將去乃以書來道邑人之意請予文以記之予惟李君此橋之功百里之人與四方之往來者固已頌而歌之宜不待記而顯且其才之果藝明達用無不宜又非獨此為可書也姑以記其本末以告後之君子使其成之不易者如此相與謹視而時修之是則李君與其邑人

之志也

○經

居登切索也

常州宜興縣社倉記

始予居建之崇安嘗以民饑請于郡守徐公喜得米六百斛以貸而因以為社倉今幾三十年矣其積至五千斛而歲歛散之里中遂無凶年中間蒙恩召對輒以上聞詔施行之而諸道莫有應者獨閩帥趙公汝愚使者宋公若水為能廣其法於數縣然亦不能遠也紹熙五年春常州宜興大夫高君商老實始為之於其縣善舉

開寶諸鄉凡為倉者十一合之為米二千五百有餘斛擇邑人之賢者承議郎趙君善石周君林承直郎周君世德以下二十有餘人以典司之而以書來屬予記予心許之而未及為也會是歲浙西水旱常州民饑尤劇流殍滿道顧宜興獨得下熟而貸之所及者猶有賴焉然予猶慮夫貸者之不能償而高君之惠將有所窮也明年春高君將受代以去乃復與趙周諸君皆以書來趣予文且言去歲之冬民負米以輸者

繼屬爭先視貸籍無龠合之不入予於是益喜高君之惠將得以久於其民又喜其民之信愛其上而不忍欺也則為之記其所以然者抑又慮其久而不能無敝於其間也則又因而告之曰有治人無治法此雖老生之常談然其實不可易之至論也夫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者必有一年之畜故積之三十年則有十年之畜而民不病於凶饑此可謂萬世之良法矣其次則漢之所謂常平者今固行之其法亦未嘗不善

也然考之於古則三登泰平之世蓋不常有而
驗之於今則常平者獨其法令簿書筭鑰之僅
存耳是何也蓋無人以守之則法為徒法而不
能以自行也而况於所謂社倉者聚可食之物
於鄉井荒閑之處而主之不以任職之吏馭之
不以流徙之刑苟非常得聰明仁愛之令如高
君又得忠信明察之士如今日之數公者相與
并心一力以謹其出納而杜其姦欺則其法之
難守不待已日而見之矣此又予之所身試者

故并書之以告後之君子云

平江府常熟縣學吳公祠記

平江府常熟縣學吳公祠者孔門高第弟子言
偃子游之祀也按太史公記孔門諸子多東州
之士獨公為吳人而此縣有巷名子游有橋名
文學相傳至今圖經又言公之故宅在縣西北
而舊井存焉則今雖不復可見而公為此縣之
人蓋不誣矣然自孔子之沒以至于今千有六
百餘年郡縣之學通祀先聖公雖以列得從殿

食而其鄉邑乃未有能表其事而出之者慶元
三年七月知縣事通直郎會稽孫應時乃始即
其學官講堂之東偏作為此堂以奉祠事是歲
中冬長日之至躬率邑之學士大夫及其子弟
奠爵釋菜以安其靈而以書來曰願有記也熹
惟三代之前帝王之興率在中土以故德行道
藝之教其行於近者著而人之觀感服習以入
焉者深若夫句吳之墟則在虞夏五服是為要
荒之外爰自太伯采藥荆蠻始得其民而端委

以臨之然亦僅沒其身而虞仲之後相傳累世
乃能有以自通於上國其俗蓋亦朴鄙而不文
矣公生其間乃能獨悅周公仲尼之道而北學
於中國身通受業遂因文學以得聖人之一體
豈不可謂豪傑之士哉今以論語考其話言類
皆簡易踈通高暢宏遠其曰本之則無者雖若
見拙於子夏然要為知有本也則其所謂文學
固宜有以異乎今世之文學矣既又考其行事
則武城之政不小其邑而必以詩書禮樂為先

務其視有勇足民之効蓋有不足為者至使聖
師為之莞爾而笑則其與之之意豈淺淺哉及
其取人則又以二事之細而得滅明之賢亦其
意氣之感默有以相契者以故近世論者意其
為人必當敏於聞道而不滯於形器豈所謂南
方之學得其精華者乃自古而已然也耶矧今
全吳通為畿輔文物之盛絕異曩時孫君於此
又能舉千載之闕遺稽古崇德以勵其學者則
武城弦歌之意於是乎在故以熹喜聞其事而樂

為之書至於孔門設科之法與公之言所謂本
所謂道及其所以取人者則願諸生相與勉焉
以進其實使此邑之人百世之下復有如公者
出而又有以一洒夫媮懦憚事無廉耻而耆飲
食之饑焉是則孫君之志而亦熹之願也公之
追爵自唐開元始封吳侯我朝政和禮書已號
丹陽公而紹興御贊猶有唐封至淳熙間所盼
位次又改稱吳公云○版音綴連祭也

晦菴文鈔卷之四終

物者耶此亦不待校而審其言之謬矣或者曰
若子之言則聖賢所謂精一所謂操存所謂盡
心知性存心養性所謂見其參於前而倚於衡
者皆何謂哉應之曰此言之相似而不同正苗
莠朱紫之間而學者之所當辯者也夫謂人心
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奧也
心則一也以正不正而異其名耳惟精惟一則
居其正而審其差者也絀其異而反其同者也
能如是則信執其中而無過不及之偏矣非以

道為一心人為一心而又有一心以精一之也
夫謂操而存者非以彼操此而存之也舍而亡
者非以彼舍此而亡之也心而自操則亡者存
舍而不操則存者亡耳然其操之也亦曰不使
旦晝之所為得以梏亡其仁義之良心云爾非
塊然兀坐以守其炯然不用之知覺而謂之操
也若盡心之云者則格物窮理廓然貫通而有
以極夫心之所具之理也存心云者則敬以直
內義以方外若前所謂精一操存之道也故盡

其心而可以知性知天以其體之不蔽而有以
究夫理之自然也存心而可以養性事天以其
體之不失而有以順夫理之自然也是豈以心
盡心以心存心如兩物之相持而不相舍哉若
參前倚衡之云者則為忠信篤敬而發也蓋曰
忠信篤敬不忘乎心則無所適而不見其存是
云爾亦非有以見乎心之謂也且身在此而心
參於前身在輿而心倚於衡是果何理也耶大
抵聖人之學本心以窮理而順理以應物如身

使臂如臂使指其道夷而通其居廣而安其理
實而行自然釋氏之學以心求心以心使心如
口齟口如目視目其機危而迫其途險而塞其
理虛而其勢逆蓋其言雖有若相似者而其實
之不同蓋如此也然非夫審思明辨之君子其
亦孰能無惑於斯耶

夫古之讀唐志文下附錄矣然亦豈有盡也哉

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
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此古今

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為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薄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揜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

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歌詠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為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為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為

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士背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為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辨列禦寇莊周荀况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傅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唯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

褒揚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為上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元法言蓋以長楊校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初非實為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訖于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弊精神糜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為者然猶幸其略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泝其原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

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
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
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
其出於諂諛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為少若
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其有
探討服行之効使其言之為文者皆必由是以
出也故其論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
如楊雄為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
弊則但以詞不已出而遂有神徂聖伏之歎至

於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潛竊為文之病大振
顏風教人自為為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傳受
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為兩物而於其輕重
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逆置之
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十百年而後歐陽子
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
一云者則自荀楊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
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與
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抑

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誦其言者既曰吾老
將休付子斯文矣而又必曰我所謂文必與道
俱其推尊之也既曰今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夫
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由前之說則道之與文
吾不知其果為一耶為二耶由後之說則文王
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
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謬其可
勝言也哉吾讀唐書而有感因書其說以訂之

讀大紀

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為天地得之而
為地而凡生於天地之間者又各得之以為性
其張之為三綱其紀之為五常蓋皆此理之流
行無所適而不在若其消息盈虛循環不已則
自未始有物之前以至人消物盡之後終則復
始始復有終又未嘗有頃刻之或停也儒者於
此既有以得於心之本然矣則其內外精粗自
不容有纖毫之間而其所以修己治人垂世立
教者亦不容其纖毫造作輕重之私焉是以因

其自然之理而成自然之功則有以參天地贊
化育而幽明巨細無一物之遺也若夫釋氏則
自其因地之初而與此理已背馳矣乃欲其所
見之不差所行之不謬則豈可得哉蓋其所以
為學之本心正為惡此理之充塞無間而使已
不得一席無理之地以自安厭此理之流行不
息而使已不得一息無理之時以自肆也是以
叛君親棄妻子入山林捐軀命以求其所謂空
無寂滅之地而逃焉其量亦已隘而其勢亦已

逆矣然以其立心之堅苦用力之精專亦有以
大過人者故能卒如所欲而實有見焉但以其
言行求之則其所見雖自以為至玄極妙有不
可以思慮言語到者而於吾之所謂窮天地亘
古今本然不可易之實理則反瞢然其一無所
覩也雖自以為直指人心而實不識心雖自以
為見性成佛而實不識性是以殄滅彝倫墮於
禽獸之域而猶不自知其有罪蓋其實見之差
有以陷之非其心之不然而故欲為是以惑世

而罔人也至其為說之窮然後乃有不舍一法
之論則似始有為是遁詞以蓋前失之意然亦
其秉彝之善有終不可得而殄滅者是以剪伐
之餘而猶有此之僅存又以牽於實見之差是
以有其意而無其理能言之而卒不能有以踐
其言也凡釋氏之所以為釋氏者始終本末不
過如此蓋亦無足言矣然以其有空寂之說而
不累於物欲也則世之所謂賢者好之矣以其
有玄妙之說而不滯於形器也則世之所謂智

者悅之矣以其有生死輪迴之說而自謂可以
不淪於罪苦也則天下之傭奴隸婢黥髡盜賊
亦匍匐而歸之矣此其為說所以張皇輝赫震
耀千古而為吾徒者方且蠢蠢焉鞠躬屏氣為
之奔走服役之不暇也幸而一有間世之傑乃
能不為之屈而有聲罪致討之心焉然又不能
究其實見之差而詆以為幻見空說不能正之
以天理全體之大而偏引交通生育之一說以
為主則既不得其要領矣而徒欲以戎狄之醜

號加之其為吾徒又未嘗教之以內修自治之
實而徒驕之以中華列聖之可以為重則吾恐
其不唯無以坐收摧陷廓清之功或乃往遺之
禽而反為吾黨之詬也嗚呼惜哉

跋張魏公為了賢書佛號

世之學士大夫措身利害之塗馳騫而不反是
以生死窮達之際每有愧於山林之士觀丞相
魏公所以慨然於賢老者則可見矣嗚呼服儒
衣服學聖人之道誠能一以義理存心而無惑

於利害之際則其所立當如何哉

跋范文正公家書

三郎官人昨得書知在官平善此中亦如
常只是純佑未全安汝守官處小心不得
欺事與同官和睦多禮有事只與同官議
莫與公人商量莫縱鄉親來部下與販自
家且一向清心做官莫營私利汝看老叔
自來如何還曾營私否自家好家門各為
好事以光祖宗頻寄書來言彼動靜將息

將息不具叔押報十五日 新孀孩兒各
安好十叔房下如何弟兄還漸識好惡否
右范文正公與其兄子之書也其言近而易知
凡今之仕者得其說而謹守之亦足以檢身而
及物矣然所謂自來未嘗營私者必若公之先
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事上遇人一
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舍然後足以充其名而
其所論親僚友以絕壅蔽之萌明禁防以杜姦
私之漸者引而伸之亦非獨效一官者所當知

也友人陳君明仲為候官宰得公此帖刻置坐
隅以自觀省而以其墨本見寄熹蓋三復焉而
深贊其言之近指之遠敢書其說於左方庶幾
覽者有以發焉

跋歐陽文忠公帖

歐陽公作字如其為文外若優游中實剛勁惟
觀其深者得之淳熙庚子中夏丁巳新安朱熹
觀于南康郡圃之愛蓮堂因識其後

跋鄭景元簡

六經紀載聖賢之行事備矣而於死生之際無
述焉蓋以是為常事也讀論語檀弓記曾子寢
疾時事為詳而其言不過保身謹禮與語學者
以持守之方而已於是足以見聖賢之學其所
貴重乃在於此非若浮屠氏之不察於理而徒
以坐亡立脫為竒也然自學者言之則死生亦
大矣非其平日見善明信道篤深潛厚養力行
而無間夫亦孰能至此而不亂哉今觀鄭君景
元所報其兄龍圖公事亦足以驗其所學之正

而守之固矣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者於公見
之因竊書其後以自警又將傳之同志相與勉

焉

跋李後主詩後

平叔任散誕夷甫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
于宮此陶隱居託魏晉以諷蕭梁之詩也當時
不晤竟蹈覆轍其為商監益以明矣而違命李
侯乃復以無生混茫者亡其國何哉道學不明
人心不正詖淫邪遁之說肆行而莫之禁也嗚

呼痛哉

題蘭亭叙

淳熙壬寅上巳飲禊會稽郡治之西園歸玩順伯所藏蘭亭叙兩軸知所謂世殊事異亦將有感於斯文者猶信及覽諸人跋語又知不獨會禮為聚訟也附書其左以發後來者之一笑或者猶以牋奏功名語右軍是殆見杜德機耳

題右軍帖

隨事行藏固謝萬之藥石然右軍未必能踐斯

言也豈其自知已審遂超然遠逝而不顧耶三復此紙欲罷不能後之君子當有識此意者

跋朱喻二公法帖

書學莫盛於唐然人各以其所長自見而漢魏之楷法遂廢入本朝來名勝相傳亦不過以唐人為法至於黃米而歆傾側媚狂恣張之勢極矣近歲朱鴻臚喻工部者出乃能超然遠覽追迹元常於千載之上斯已竒矣故嘗集其墨刻以為此卷而尤以樂毅書相鶴經為絕倫不

知鑒賞之士以為如何也

跋程董二生學則

道不遠人理不外事故古之教者自其能食能言而所以訓導整齊之者莫不有法而况於家塾黨庠遂序之間乎彼其學者所以入孝出弟行謹言信群居終日德進業修而暴慢放肆之氣不設於身體者繇此故也鄱陽程端蒙與其友生董銖共為此書將以教其鄉人子弟而作新之蓋有古人小學之遺意余以為凡為庠塾

之師者能以是而率其徒則所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將復見於今日矣於以助成后王降德之意豈不美哉

跋蔡端明獻壽儀

蔡忠惠公書蹟徧天下而此帖獨未布今歲南來始得見於其來孫誼之家乃知昔之君子所以事其親者如此其愛且敬也孤露餘生無所為孝捧玩摧咽不能仰視遂請其真摹而刻之以視世之為人子者庶以廣蔡公永錫爾類之

志非獨以其字畫之精而已然又偶得善工且屬諸生黃榦臨視唯謹知書者亦以為不失其用筆之微意云

跋唐人暮雨牧牛圖

予老於農圃日親犁耙故雖不識畫而知此畫之為真牛也彼其前者却顧而徐行後者驤首而騰赴目光炯然真若相語以雨而相速以歸者覽者未必知也良工獨苦詎不信然延平余無競出視此卷卷中有劉忠定鄒忠公題字覽之并足使人起敬而龍山老人又先君所選士而余所嘗趨走焉者也俛仰存沒為之慨然因識其後而歸之

跋薛畏翁書

諸生或問敬當何訓余告之曰是不得而訓也惟畏庶幾近之今觀薛公之自名與所以訓其孫者知鄙言之不繆也紹熙甲寅孟夏既望新安朱熹仲晦父觀于臨川城南之客舍因書其後云

跋向伯元遺戒

自佛教入中國上自朝廷下達閭巷治喪禮者一用其法老子之徒厭苦岑寂輒亦倣其所為鄙陋不經可恠可笑而習俗靡然恬不覺悟在唐唯姚文獻公在本朝則司馬文正公關洛程張諸君子以及近世張忠獻公始斥不用然亦未能盡障其橫流也近故朝議大夫向公伯元少受學於胡文定公晚年退處于家尊聞行知不知老而少懈及啓手足親書幅紙戒其子孫

勿為世俗所謂道場者筆札端好詞意謹嚴與平日不少異諸孤士伯等奉承遺指不敢失墜既又謀刻諸石以詒久遠間以視熹熹竊以為此書之行可為世法觀者誠能因而推之盡祛末俗之陋以求先王之禮而審行之則斯言也不但為向氏一門之訓而已因識其後以發之

跋病翁先生詩

月高夜鳴箏聲從綺窗來隨風更迢迢紫雲暫徘徊餘音若可玩繁弦互相催不見

理箏人遙知心所懷寧悲舊寵棄豈念新
期乖含情鬱不發寄曲宣餘哀一彈飛霜
零再撫流光頽每恨聽者稀銀甲生浮埃
幽幽孤鳳吟衆鳥聲難諧盛年嗟不偶况
乃容華衰道同符片諾志異勞事媒栖栖
墻東客亦抱凌雲才

此病翁先生少時所作聞箏詩也規模意態全
是學文選樂府諸篇不雜近世俗體故其氣韻
高古而音節華暢一時輩流少能及之逮其晚

歲筆力老健出入衆作自成一家則已稍變此
體矣然予嘗以為天下萬事皆有一定之法學
之者須循序而漸進如學詩則且當以此等為
法庶幾不失古人本分體制向後若能成就變
化固未易量然變亦大是難事果然變而不失
其正則縱橫妙用何所不可不幸一失其正却
似反不若守古本舊法以終其身之為穩也李
杜韓柳初亦皆學選詩者然杜韓變多而柳李
變少變不可學而不變可學故自其變者而學

之不若自其不變者而學之乃魯男子學柳下
惠之意也嗚呼學者其毋惑於不煩繩削之說
而輕為放肆以自欺也

晦菴文鈔卷之五

晦菴文鈔卷之六

碑

旌忠愍節廟碑

紹熙三年十月己酉信州守臣王自中言臣幸
得蒙恩剖符假守支郡視事之日考按圖牒竊
見故簽書樞密院事張忠文公叔夜故知同州
事鄭威愍公驤衣冠之藏皆在郡境蓋聞在昔
靖康之難虜騎長驅都城危迫四面勤王之兵
遁巡前却莫有至者而忠文獨以南道之師千

里赴難軍鋒銳甚每戰必克乃以廟筭猶豫卒
不能有成功而崎嶇顛沛之餘竭力致死猶以
必存宗社為己任事不就則遂閉口絕食而以
身殉焉其後虜人分兵西闕關陝所向降下無
不如意則又有如威懾者獨以孤城憊卒嬰其
乘勝焱銳之鋒蔽遮三秦以備巡幸虜兵大至
鄰援四絕知不能守而勇氣彌厲誓必與郡俱
為存亡城陷之日遂墮其生而不悔是其見危
致命殺身成仁皆足以無愧於人臣之義是以

聖朝痛悼褒恤屢加立廟賜名著在祀典蓋非
獨以慰忠魂於地下實以昭示萬世臣子忠義
之大訓而吏惰失職修奉弗虔忠文雖得卽墓
為祠以嚴貌象然而僻在永豐靈鷲深山之中
旣無以侈上恩厲衆志至於威愍葬祭在馮翊
者道旣阻絕而其故鄉玉山東郭有墳無廟則
行路之人所為愴惻而臣不佞尤竊懼焉謹已
相地兩縣之境通涂之側出留州錢屬吏鳩工
度為雙廟擬則巡遠庶幾有以揭虔妥靈表勸

忠義仰稱建炎紹興明詔之遺旨謂宜假以光
靈定其名號策書甲命以詔無極臣不勝大願
敢昧死請事下禮部太常合議條奏咸謂二臣
之廟前已賜額宜因其故合而名之制詔禮官
議是其以旌忠愍節之廟為額於是尚書符郡
主者施行如章而王侯已召還矣始侯既屬役
於玉山令芮立言永豐令潘友文又以書來請
銘於熹於是兩令課功作治如法復使人來申
致侯命熹既樂道二公之事又重侯請乃序而

詩之俾俟廟成爨而刻焉王侯字道夫永嘉人
自少魁壘有奇節嘗為壽皇聖帝極陳當世之
務壽皇悅其言欲大用之而未及也是其為政
知所先務固宜如此其詩曰

道士倫切退也

皇皇后帝降衷下民君臣之義父子之仁臣之
事君策名委質報生以死身豈遑恤若魚熊掌
取舍之間是孰使之其性則然林林之生孰無
此性利害劫之或失其正文武張公投命重圍
擁孤弗遂視死如歸侃侃鄭公遙遙孤壘城亡

與亡其節亦偉方時大變衆潰如川二公相望
砥柱屹然慷慨臨危一心如水實全其天萬世
不死招魂作主帝有閔書吏情不稱神用弗居
孰見孰聞孰嗟孰歎孰丞孰嘗孰克用勸守侯
請命奠此新宮煌煌巨扁合舊增崇麗牲有碑
螭蟠龜負我其銘之過者必下

屏山先生劉公墓表

屏山先生劉公既歿二十有一年一日其嗣子
珩涕泣為其故學者朱熹言曰珩不幸早孤先

人葬既不及銘而墓道亦至今未克表大懼不
孝獲戾幽明亟欲建石琢辭以覺于後而惟先
人不及用於世其事業無得而稱唯道德之懿
不可以不白而知者又益鮮未有所屬筆獨吾
子嘗學於先人盍以所見聞者為我書之熹竊
伏原念所以得遊先生之門者具為顛末其於
今日之誼固不敢辭而又有不敢不辭者蓋先
人疾病時嘗顧語熹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
中屏山劉彥冲此三人者吾友也其學皆有淵

源吾所敬畏吾即死汝往父事之而惟其言之
聽則吾死不恨矣熹飲泣受言不敢忘既孤則
奉以告于三君子而稟學焉時先生之兄侍郎
公尤以收恤孤窮為己任以故熹獨得朝夕于
先生之側而先生亦不鄙其愚穉所以教示期
許皆非常人之事今乃幸得屬辭比事以相茲
役顧恨弗獲其何敢辭惟是鴛劣老矣無聞蓋
未有以副先生疇昔之意而慰吾父泉壤之思
其何能有以究闡幽微言示久遠此又熹之所

以不能不辭者則起拜辭謝不敢當而坪重以
大義要責於是不得終辭而輒論次其事如左
方謹按建之劉氏至忠顯公始大公以節死于
靖康之難而歸葬其鄉崇安縣拱辰山之南今
其墓西二十有五步少南有丘焉則先生之所
藏也先生忠顯公之季子諱子翬而彥冲其字
也世系本本具刻于忠顯之賜碑此不復著先
生少負竒材未冠遊太學聲譽出等夷以父任
補承務郎辟真定幕府旋屬禍亂忠顯公薨京

師先生痛憤家國非常之變執喪過禮哭墓三年服除通判興化軍事秩滿以最聞詔還莅故官先生始以哀毀致羸疾至是自以不復堪吏責遂丐閒局主管武夷山冲佑觀以歸世家屏山下潭溪之上有園林水石之勝於是俯仰其間盡弃人間事自號病翁獨居一室危坐或竟日夜嗒然無一言意有所得則筆之於書或詠歌焉以自適間數日輒一走拱辰墓下瞻望徘徊涕泗嗚咽或累日而後返事繼母呂夫人盡

誠敬兄弟之間怡怡如也侍郎公之子珙幼聞爽嗜學先生愛且竒之教以文行經業不少懈而必使務其遠者大者與胡劉二先生為道義交相見講學外無一雜言它所與遊亦皆海內知名士靡不歎服深遠自以為不及而先生之心未嘗少自足雖聞常人有片言之善無不從容咨叩必竭兩端而後已至族黨後生來問學者則亦隨其器質告語成就終日無倦色如是者蓋十有七年四為崇道祠官累階右承議郎

享年四十有七以紹興十七年十有二月丙申
卒始得疾甚微卽入謁家廟泣別母夫人前徧
以書告訣素所與往來者召珙付以家事指示
葬處中外孤遺人人為計久遠昏宦舍業之旣
已則日與學者論說修身求道之要作訓戒數
百言彈琴賦詩澹然如平日熹時以童子侍疾
一日請問先生平昔入道次第先生欣然告之
曰吾少未聞道官莆田時以疾病始痿佛老子
之徒聞其所謂清淨寂滅者而心悅之以為道

在是矣比歸讀吾書而有契焉然後知吾道之
大其體用之全乃如此抑吾於易得入德之門
焉所謂不遠復者則吾之三字符也佩服周旋
罔敢失墜於是嘗作復齋銘聖傳論以見吾志
然吾忘吾言久矣今乃相為言之汝尚勉哉熹
頓首受教居兩日而先生沒所著書詩合為文
集二十卷娶陸氏封孺人先先生十七年卒無
子葬忠顯公墓東三十有五步有先生所紀其
家世德善刻焉蓋先生不再聘則以侍郎公之

幼子珮為後今為右修職郎實立此表熹方為
次其文而西府建安公亦以書來曰叔父之墓
弗識珙則與有責焉熹讀之瞿然曰是乃吾之
罪也乃亟起書石而系以銘銘曰○瞿懼同
神心惚恍經緯萬方孰握其機而挈其綱嗟惟
先生立德之本既覺而存復則不遠亦曰于仕
我止我行亦生而死我安且寧拱辰西南有銘
斯碣嘉與後人仰止遺烈吾人
五安韓溪翁程君墓表

韓溪翁先君子韋齋先生之內弟程君也諱某
字復亨徽之婺源人少孤從先君子學於閩中
因得講聞一時儒先長者之餘論而心悅之抄
綴誦習晨夕不少懈先君子愛其勤敏於其歸
書六言以贈之皆事親修身為學之要君拜受
其言以歸益自樹立務記覽為詞章思所以大
其門者然君為人坦夷跌宕不事修飾好讀左
氏書為文輒倣其體不能屈意用舉子尺度以
故久不利於場屋家故貧至君益困中歲奉親

徙居窮山中自號韓溪翁山田百畝環堵蕭然
無以卒歲而君處之泊如也晚益不得志因自
放於杯酒間酒酣諷左氏書雜以國風雅頌之
篇坐者聳然傾聽其俯仰疾徐之間頓挫抑揚
如有節族至於放臣孤子怨夫寡婦之辭又未
嘗不三復感慨而出涕流漣也庸夫孺子從旁
竊觀時或笑而侮之君警然不以為意蓋其中
所抱負有不得騁者故託此以自遣至它行事
則其不合於理者固解矣乾道元年年五十九

以疾卒後十年君夫人胡氏亦沒遂合葬于懷
金鄉福林冷水之原蓋新安番易信安諸程皆
出梁鎮西將軍忠壯公靈洗其家婺源者又自
歛之黃墩徙而來譜牒具在聞之先君子忠壯
公葬黃墩其墓以石為封今尚在也君家自其
大父某始與鄉薦父某亦以郡學上舍當貢京
師皆不幸蚤卒至君學益勤而其師友淵源所
漸者益遠顧亦不逢以沒其世而有子曰洵好
學而敏於文君竒愛之曰是足以成吾志矣既

又婁薦不第今乃以特恩授信州文學識者恨
之然洵故嘗從熹論為學大要意其所以成君
之志者在此而不在彼也熹祖母君之姑因謂
君叔父幼從先君子在臨安時時見君來先君
子或留與飲君必盡醉而論說衮衮不能自休
旣長歸鄉里又得拜君而君辱教誨之則君益
以老矣然得酒輒歌呼談噓意氣猶不衰也今
又三十餘年洵乃以書奉君學徒李君縉之狀
請表君墓惟念始終顧二父於今皆不可見而

熹與洵孤露之餘亦俱老大乃流涕而書之蓋
以重歎君家之不遇又惟潦倒無以副君疇昔
之意而自悲也嗚呼洵尚勉之哉○族音奏警

音敷不
省也

邵武縣丞謝君墓碣銘

臨川有隱君子曰溪堂先生謝君名逸字無逸
與其弟竹友先生名邁字幼槃俱學詩於黃太
史氏而以清介廉節有聞於時然皆不遇以死
是以獨以其詩傳於四方而其行業之懿則非

其邑子有不得而詳焉是可歎已竹友之子曰
敏行字長訥自號中隱居士娶季氏生子曰源
字資深始以進士得官為文林郎邵武軍邵武
縣丞且以慶恩得封其母為太安人蓋將有以
大其門者而不幸以卒識者莫不傷之資深自
幼日誦數千言少長受經屬文有聲庠塾間士
大夫之賢者來臨川聞其名莫不延致而賓禮
之再試禮部中第宰相以兩先生故不使從吏
部選言於上以為建昌軍學教授居官靜重有

守然事有當為亦不憚改革也嘗祠其鄉之賢
者五人於學以勸諸生而故劉侍郎李高為之
記秩滿諸生相率狀其行治扣漕臺請留之使
者知其賢顧法不可因相與薦之得稍遷秩復
教授江州州學未行遭父喪終制調隆興府南
昌縣丞會李侍郎仁甫將漕江西披輯舊聞以
修一路圖經於官屬中獨以資深為可與於此
者又與諸使者共薦之嘗行邑事歲餘屬帥守
以聚斂為急諸邑奉承唯謹而資深獨無所屈

常歎曰迫貧民以奉上官吾弗忍為也帥守以是於資深獨不悅而邑人深得之既去父兄子弟相與送之數里不絕帥守愧歎亟以薦書追而與之詣曹校考當改京秩會舉將有故不果遂來邵武當路者多知其賢而常平使者宋君若水尤敬重之又率同列交薦章下而資深已病不起矣時年五十有八淳熙辛丑九月己丑也資深天資渾厚人少見其喜怒未第時數學以奉甘旨教撫弟妹而昏嫁之鄉黨稱其孝友

家世清貧獨有園廬數畝中隱君既以其號榜之至資深雖從官然於生產亦不能有所增益獨葺此園築室其間雜蒔花木蔬果桑竹暇日挾冊吟哦其間雖飯蔬飲水不自知其有不足也其詩秀潤和雅有二祖風致存者百餘篇號空齋詩藁云資深娶同郡黃氏生三男五女男曰樞曰機曰椿女所適曰嚴亨甫曰饒祈餘未有行也資深在邵武時嘗以檄書便道過我子雅聞資深名一見即知其長者既去遊武夷山

水間得子所結廬處復留詩見屬予以是又知其句律之妙可追前輩無慚也顧未及酬而聞其訃又以病不能往弔今樞等既葬資深中隱君墓之側而以書奉資深親友吳君炳若之狀來請銘時予方病欲謝不能又念資深前日賦詩相屬之意不可以終莫之償也乃為之銘銘曰○邁音科惟君家世隱淪載其德之後人君承之勢欲振塗未半隕厥身藏於斯從隱君陵為谷打此文

司農寺丞翁君墓碣銘

紹興中宰相秦檜專柄用事諸有故怨及不附已者皆誣以罪竄嶺海故相趙忠簡公用此死朱崖天子哀之還其柩將葬衢州常山縣郡將章傑紹聖丞相惇諸孫雅怨趙公當國時奉詔治惇罪又希檜旨陽以善意檄常山尉翁君蒙之護其喪一日下書翁君曰趙氏私為酒以飲役夫亟捕寘之法而陰使人喻意使并搜取趙公平日知舊往來書疏欲以敗趙氏快私憾且

媚檜取美官翁君不可則啗以利又不可則脅
以威往反再三翁君度傑意壯不但已或更屬
它吏則事有不可為者即密告趙氏夜取諸文
書悉燒之無片紙在翌旦乃往為搜捕者而以
無所得告傑怒又廉知翁君女弟適故禮部侍
郎胡公寅實當時草詔罪狀悖者益怒乃誣翁
君它罪劾之會胡公弟寧為尚書郎具以其事
白檜檜亦悟為傑所賣下其事安撫使問狀徒
翁君官旁郡趙氏亦竟得無它而傑遂廢不復

用當是時天下莫不高翁君之誼慕翁君之名
而想見其為人者今天子即位近臣乃以其事
聞上亟召見嘉歎其節改秩再除中都官皆以
省員補外晚乃歸為司農寺丞未幾而卒聞者
莫不衰之君字子功世家建寧府崇安縣之白
水村大父彥深宣和中為秘書少監梁師成欲
一見之不可得遂久不徙官其後歷國子祭酒
太常少卿以集英殿修撰歸老于家父揆文林
郎密州司士曹事亦以文行知名蚤卒君以集

英任補登仕郎調右迪功郎尉常山移婺之蘭溪更調明州司理叅軍以母喪不赴主管吏部架閣文字又以少母喪去官改監登聞鼓院出為江南東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當塗澇疫君以檄按行拯療極力全活甚衆除軍器監丞又主江西安撫機宜文字復直歲凶君佐其府咨訪處畫用力尤多使龔公茂良與諸使者合言於朝乃召丞大農卒時年五十有二淳熙元年二月十三日也君自幼卓犖不羣曹偶敬憚

而孝謹順悌事集英及母兄無間言兄沒撫其孤甚厚嫁其女先已女集英引年恩當及君子君推以予從祖弟履之家居不問有無仕宦不計升黜至於周人之急則亦不復知有難易多寡之擇即有不逮雖奔走乞貸勞辱不憚也歷陽張晉彥以子孝祥被親擢冠多士故忤相檜意逮繫廷尉親舊畏禍及已莫與通求所以為橐餗費者無所得君聞之獨慨然謁其兄罄家貲得白金百兩遺之會檜死事壹解後張氏父

子俱宦達以此德君終其身不能忘君與之遊亦每規正其失無所避人兩賢之在江西時同寮劉氏子琦奔父喪病疫甚殆人莫敢視君獨與致其家蚤暮躬治粥藥琦得不死它所為類此人所難者甚衆不勝紀平居食客滿堂莫非有求於君者而君不之厭也娶李氏紹興史官彌正之女先卒無子以從祖兄誠之之子擣年為後一女適修職郎王伸君家有別業金陵君即居之既卒遂葬江寧縣西北村後數年君之

甥豫章通守胡君原狀君行事來曰舅氏志未克申而不幸至此其高節馴行不可以弗識子盍識諸子婦家與君有連因得蚤從君遊相期甚厚讀其書為出涕不忍辭也乃書其事而銘之銘曰

直值同

仁全故家知折姦謀勇蹈大難賁育其儔偉哉若人躬此達德俛焉終身靡有回適無曰斯丘四尺之崇忘私起懦千載高風

潘氏婦墓誌銘

新海門尉金華潘友恭以書來曰友恭少受室于穀熟之王氏於今十有五年矣與之俱從家君以適南海而不幸疾病以沒二親哭之過時而哀友恭亦不自勝其悲也惟王氏婦自居家時事親孝親愛之年十有九而嫁移所以事親者事舅姑舅姑亦愛之處娣姒長幼之間肅穆無間言御下寬而有節為人簡靜莊重恭儉言實於婦功不少懈然不務為纂組華靡之習所以謹嫌微安貧約又有人所難者喜讀論語大

學中庸孟子諸書略通大義每語人曰吾嘗自省終日之間承上接下幸無一失然後得以退休而少安此意日新而未已也淳熙丙午某月某日卒年甫三十有三今將以其柩歸葬會稽上虞之徐山惟先生幸哀而與之銘則猶足以少慰也王氏曾祖銜光祿大夫祖令洙朝議大夫父琮奉議郎母孺人潘氏王氏歸友恭生子曰履孫用家君奏補將仕郎年十有三矣予昔從友恭尊君湖南父遊見其施於官者治友恭

兄弟皆來學見其飭於身者嚴履孫七歲侍立
王父之旁見其視聽專一而進趨有度今讀友
恭之書而以是質之知其婦之賢不疑也為之
最其語而銘之曰
越江之潯徐山之阜孰藏斯丘恭叔之婦匪婦
則然是實良友我銘畀之百世其久

女已埋銘

朱氏女生癸巳因以名叔其字父晦翁母劉氏
生四年呱失恃十有五適笄珥趙聘入奄然逝

哀汝生婉而慧雖未學得翁意臨絕言孝友
從母藏亦其志父汝銘母汝視汝有知尚無畏

承務郎李公墓誌銘

乾道六年成都府路轉運判官權安撫司事趙
公說知漢州事余時言共以州人李君之行義
聞於朝未報而四川宣撫使王炎安撫使薛良
朋轉運副使王璠判官趙不愚相繼表上孝宗
皇帝聞而嘉之乃九年閏正月丁酉制曰務稽
勸分有司之為政發廩賑乏仁者之用心爾以

布衣居于下土因年饑之不足動義槩以有聞
婁出私藏多所全活與計偕而已老從官牒則
徒勞勉服官榮歸教鄉里可特授迪功郎致仕
里之人高君之行而飽其惠旣相與嗟歎而詠
歌之君沒之後十有七年其孫寅仲入秘書省
佐著作會進史得增秩因請貶以及君於是又
詔特贈承務郎人以是益知君積善之報為未
艾也又後數年著作君乃自其家使人以書致
君行述一通於予請以是銘君之墓予故未得

交君父子間又以病廢書久欲謝不能而惟聞
蜀相望數千里著作君乃近舍其鄉之先生君
子而遠以屬我是豈可以虛辱哉乃最其書之
言曰君諱發字浩然其先隴西人唐明皇帝逃
難入蜀過漢小留其近屬之從行者因或家焉
君其後也世居什邡縣邕順鄉後徙長原曾祖
保榮祖有質父世通皆隱不仕君資稟高邁自
少儻不群讀書有大志傲睨場屋謂功名可
立致以鄉貢入辟廡補內舍久之未第宦者梁

師成方貴幸士之不得志者類資以得官或以是怵君君正色拒之京師被圍疏陳大計不報即棄錄牒歸養于家其先府君晚厭人事常獨居一室家務一以諉君君節衣縮食瘠己以崇養買書闢館迎修士以教子孫而於忠孝立身之大義尤致意焉不專為覓舉干祿計也親疾療治不遺力雖毀傷無所憚免喪既久語及親猶泣下廬墓側再踰歲弟沒亡子遺腹生一女婦服未竟輒謀私其橐以行君以義正之其家

愧恨欲以危法中君君不為屈吏又偏主其詞而卒不能有以污也已而撫其遺女如已生且厚資之以歸名族無纖芥餘憾自其少日生理未裕之時以至于老而豐殖推財讓產恤孤懷幼矜人之急自兄弟族黨以及于疎遠之無告者無不必盡其力而退無自多之色平生折券棄責不勝計里人有鬪訟者就以求直聞其言皆失所爭而去其微至於病者予藥石產者給薪米亦久不懈歲旱犯烈日徒步數十里為鄉

人致禱雨為立應人尤德之歲或不登輒為食以食餓者自春徂冬日以千數乾道戊子民饑甚官為振廩勸分而就食君家者日至三四萬人明年流庸未復而荒政已罷民愈困弊數百里間扶老携幼挈釜束薪而以君為歸者其眾又倍於前蓋君之為此自紹興之丙辰至此三十餘年歲以為常所出捐不知其若干斛所全活不知幾何人矣及是而惠益廣績愈茂以故州郡及諸使者上其事而蒙顯賞焉君初不欲

而不能止也既起拜命因摘詔語榜其所居為義槩之堂曰姑以示吾之子孫使之毋忘聖朝所以褒勸之意而益勉於及人也蓋於是時君之年七十有七矣明年屬疾且革猶顧左右問今日所飯凡幾人既沒所活饑人過其門者無不流涕也嗣子蟻既葬居其鄉古魁之原又次君行事如此而論其槩曰君才雖高而動以繩墨自守凡有所為必問禮律如何其中退然如不勝衣者唯於義之所在則奮然以身先之雖

壓以公卿之勢弗奪也臨大患難瀕死而氣不
少沮季子以言事得罪至徙嶺表君不為動與
人交開心見誠不逆其詐尤謹然諾不為利回
人有小善稱之不容口不則必面折之而亦不
復留胷中也故從之遊者莫不愛敬而嚴憚之
或者至以俠名歸之蓋不知世之以武犯禁者
正君所深耻也雖無官守之責而聞四方水旱
疾疫輒憂見言色論天下事激昂慷慨利害曉
然聽者忘倦故相魏國張忠獻公雅知君書疏

往來未嘗不稱歎其賢張公都督征討君移書
為陳量力慮勝之戒甚切嗚呼君之為人如此
使及強盛之年得用其力於當世則其所立宜
必有大過人者今既不獲施用而其餘功猶足
以活千萬人之死命雖其存沒幸嘗再被寵褒
然天之所報君者豈若是而休耶君卒之歲淳
熙甲午二月丙寅葬以辛丑五月之壬寅君夫
人同郡楊氏先卒二子蟻以累舉得官著作陞
朝籍累封宣教郎致仕賜緋魚袋竝中進士第

至宣教郎後公數年皆卒一女適朝散大夫知
嘉州王种孫男五人寅仲為長次賓仲次康仲
早世次憲仲次寘仲寅仲賢而有文辭今為奉
議郎知普州所以篤君之慶於無窮者將於
是乎在予雖不及識君而於君之事無所疑者獨
以行述為可信又讀義槩諸詩而全蜀名士無
不在焉益知行述之果不誣也乃悉論次而系
以銘銘曰○休音恤
德而不才德匪其德才而不德乃才之賊賢哉

若人抱德隱居振廩之功日活萬夫茂實既騰
帝偉其績命服命書于以往錫既寵于堂又賁
于幽惟是聞孫益鴻厥休我銘其藏千古不泐
義槩之名永世無斁

先妣孺人祝氏壙誌

先妣孺人祝氏徽州歙縣人其先為州大姓父
諱確始業儒有高行娶同郡喻氏以元符三年
七月庚午生孺人性仁厚端淑年十有八歸于
我先君諱松字喬年姓朱氏逮事舅姑孝謹篤

至有人所難能者以先君校中秘書賜今號及先君卒熹年才十有四孺人辛勤撫教俾知所向不幸既長而愚不適世用貧病困蹙人所不堪而孺人處之怡然乾道五年九月六午卒年七十生三男子伯仲皆夭熹其季也嘗為左迪功郎差充樞密院編修官一女適右迪功郎長汀縣主簿劉子翔孫男孰二登在女巽允皆幼越明年正月癸酉葬于建寧府建陽縣後山天湖之陽東北距先君白水之兆百里而遠不孝子

熹號慕隕絕敢竊記壙中如此昊天罔極嗚呼痛哉

皇考左承議郎守尚書吏部員外郎兼史館校勘府君遷墓記

先府君諱松字喬年姓朱氏徽州婺源人曾祖諱振祖諱森妣皆汪氏考諱某妣程氏三世皆不仕考妣以府君故贈承事郎孺人府君生於紹聖四年閏二月戊申性至孝有高志大節落筆語輒驚人任政和縣尉承事公卒貧不能歸

因葬其邑而遊宦往來閩中始從龜山楊氏門人為大學中庸之學調南劍州尤溪縣尉監泉州石井鎮循左從政郎紹興四年召試除祕書省正字丁內艱服除召對改宣教郎除祕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尚書度支員外郎兼史館校勘歷司勳吏部兩曹皆領史職如故以史勞轉奉議郎以年勞轉承議郎丞相趙忠簡公張忠獻公皆深知府君未及用而去秦檜以是忌之而府君又方率同列極論和戎不便檜益怒

出府君知饒州未赴間請差主管台州崇道觀以十三年三月辛亥卒于建州城南之寓舍年四十有七所為文有韋齋集十二卷娶同郡祝氏諱某之女封孺人後二十七年卒男熹嘗為左迪功郎差充樞密院編修官女嫁右迪功郎長汀縣主簿劉子翔孫男塾在女巽苑皆幼府君將沒欲葬崇安之五夫卒之明年遂窆其里靈梵院側時熹幼未更事卜地不詳旣懼體魄之不獲其安乃以乾道六年某月某日遷于

里之白水鷺子峰下熹攀慕號殞痛貫心骨重
惟先君旣不得信其志以沒而熹又無所肖似
不能有以顯揚萬分敢次叙姓系官闕志業梗
槩刻而揜諸幽且將請之作者以表其隧昊天
罔極嗚呼哀哉

晦菴文鈔卷之六終

晦菴文鈔前集後序

右晦菴朱先生文抄七卷訥所繕寫
訥自童幼父師日授先生小學四書
稍長復得先生所釋諸經暨熊氏所
輯性理群書而誦讀焉雖有他書亦
未暇及也迨年齡旣壯竊復有志文
辭適鄉親陳氏歸自福唐出示先生

大全集總一百卷因日借而觀之然
自病記識弗彊弗能有以徧讀也迺
於衆體之中各錄數篇彙成一帙凡
經書序說及性理書所載者不復再
錄蓋圖易於誦記非敢有所去取也
自是出入恒以自隨今年携至南京
一二同志咸曰晦菴諸書衣被海內

惟文集獲見者鮮是帙雖僅百篇而
理明義精衆體畧備誠所謂斯文菽
粟者也盍出傳學者以為矜式訥於
是重加音點子壻錢生因請其本歸
告其兄而刻焉於戲先生之學體用
兼備其教學者必先小學四書而後
進讀諸經以及文辭窮鄉晚學誠能

遵先生之教循序而有及於是焉則
亦庶乎其有以得之矣若夫大方之
家自當玩熟全集云云
宣德五年歲在庚戌十月既望後學
海虞吳訥謹書

吳公文抄原分七卷今併一卷共六卷與銑
今所編四卷共成十卷文公之遺書浩瀚學
者難得領要近世學者或掇取數言就其謬
見或舍手筆之文而取語畧朱公格言大訓
鮮復究心者嗟乎嘉靖戊戌春二月甲子銑

識

教誨所由及此是謂則
論其有以得之者若夫天方之

無身突以奇製平嘉誠以為春二月甲子

其為合年華之文而取諸畢求公節言大

香曠野際要聖甘學皆為耐取獲言隨真

今所歸四卷共如十卷文公之書書說

吳公文將取合十卷今附一卷共六卷與



